

國民經濟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第一卷

佛曆二五二九年八月初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50

(全一百冊)

⊙定 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吉岡義豐

⊙本書譯者：余萬居

⊙主 編：藍 吉 富

⊙發行人：朱 蔣 元

⊙出版者：華 宇 出 版 社

⊙社 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電 話：(〇二)九四二六六七四・二四七七三七二

⊙郵 撥：〇〇一七六二五—三號朱蔣元帳戶

版 權 所 有
請 勿 翻 印

行政院
新聞局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50

吉岡義豐 著

中國民間宗教概說

華宇出版社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台灣省第十九屆佛教會理事長
高雄勸大崗山超華寺住持

法智大師



有了一世界佛學名著譯叢——這部大套書，不須仰賴他人，自己精研佛學，就算耗費一輩子來求知，磨練自己，也不會令人覺得厭煩，吾人要感謝古聖先賢，他們終其一生殫精竭慮為後世留下佳作。

法智 敬贈

佛曆二五三九年十二月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爲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迻譯爲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爲艱難。謂之爲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白雲

印順大師序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為主，但內容是遍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為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順

星雲大師序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

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爲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日生 題

淨心大師序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佛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

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爲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爲「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爲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演培大師序

自釋尊入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遠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曆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定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

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爲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荐。

漁
光

編者序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闊；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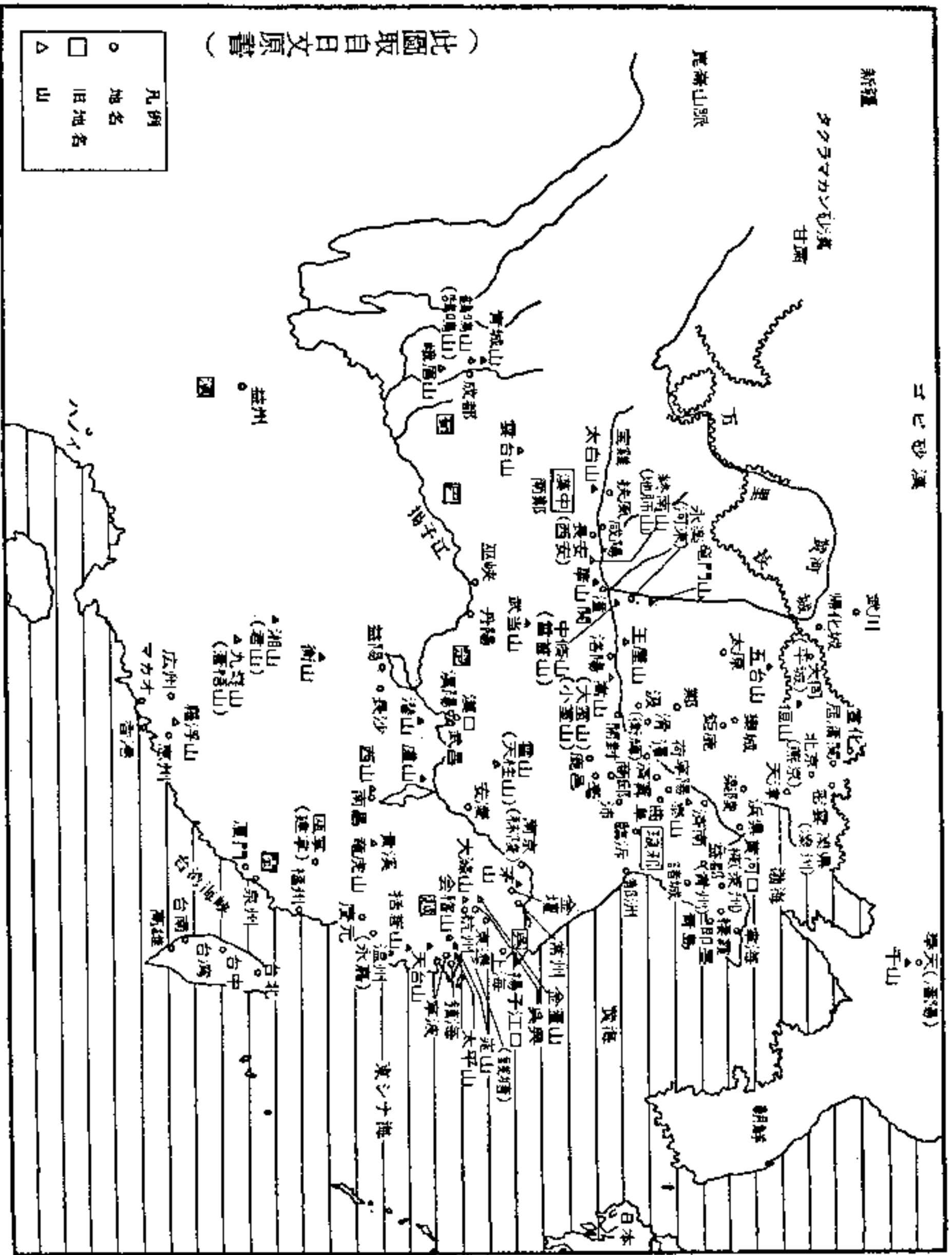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想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紹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為佛法、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十
監
吉
官
田

中國民間宗教分佈圖



出版前言

稍諳近世中國民間信仰特質的人都知道，有很多人自認爲是佛教徒，事實上他們所信仰的教義却不一定是佛法，所崇奉的對象也往往是佛教經典裏所指斥的外道神祇。倘中原委，只是以「這些信徒的無知」來回答，似乎不能令人完全滿意。重要的，是須從中國歷史上之宗教調融現象及民間信仰與佛教間之交互影響等方面來說明。本書固然是我國民間宗教之系統論著，但是對上述問題也可以從側面提供一些解答。

本書從中國人的宗教生活談起，依次論及太平道、五斗米道、天師道、全真教、白蓮教、無爲教，且敘述到民間宗教的重要經典及爲民衆所熟知的呂祖。最後且論述到現代中國的種種民間宗教結社。透過這部書的介紹，我們當更可把握到中國傳統基層社會的特質，而且，也可以襯托出佛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及其所扮演角色的份量。

本書原名「現代中國之諸宗教——民衆宗教之系譜」，爲日本佼成出版社出版的「亞細亞佛教史」中國編第三冊。原書出版於昭和四十九年（一九七四）。作者是日本研究道教及中國民間宗教的著名學者吉岡義豐先生（已故）。

卷末所附的「神佛誕生日」、「各種職業祖神表」，及參考文獻，皆爲原書所有。最後附錄的是一份相當詳盡的中國道教研究文獻目錄。選錄自「敦煌與中國道教」一書。該目錄的初稿也出自本書作者吉岡義豐先生。相信這份目錄對研究我國道教及相關學科的人，會有若干方便。

作者簡介

吉岡義豊，一九一六年生於日本高知縣。畢業於智山專門學校（即今之大正大學）。文學博士。歷任大正大學文學部教授等職。著有「道教の研究」（法藏館）、「道教經典史論」（道教刊行會）、「道教と佛教（第一）」、「道教と佛教（第二）」（豊島書房）、「永生への願い——道教」（「世界の宗教」九，淡交社）等書。

原書序

吉岡義豐

無論在地理上、或文化上，中國大陸對我們日本人而言，都是名符其實的鄰邦。不幸戰後的四分之一世紀間，我們和大陸中國的交往，就像德川幕府鎖國時代的再現。不過陰鬱的時刻已經過去了，明朗的交流之道再度開放。現在正是我們虛心瞭解中國、理解中國文化的時候。而這與我們自身的反省、日本文化的再認識，有著密切的關連。

本書整理了筆者過去三十多年來，所思慮的部分事項。在此一意義上，它可說是蘊涵了我半生的心願。我的研究目的之一，是闡明中國民俗宗教的實際狀況。到目前為止，我還未達成預期的成果。因此本書所論述的，談不上充分、圓滿。本書如能算是中國民俗宗教史的入門書，對同好之士多少有點參考價值，那我就覺得很榮幸了。

我們探討庶民的生活和歷史時，有兩種方向。一是以民衆和統治階層的對立或緊張關係爲中心。一是深入發掘民衆本身的生活意識。從同樣以民衆爲主體這點來看，這兩種立場是一體的。換言之，它們是一體的兩面觀。問題在於以那一面爲中心來探究民衆的歷史。本書採取後者的立場，因此不多觸及政治、或社會經濟的問題，但是我企圖把研究集中在完全被忽視的一面——以民衆爲主角的宗教思想史上。資料方面，也儘量利用民衆本身的資料。有時候，在爲人所

疏忽的街談巷議之中，往往能掌握到民衆的心靈。

貫串中國民衆宗教思想的是：「善」這個字。「善」不僅關係到民衆的宗教思想，它也是中國人所有思想的主幹。「大學」說：「止於至善」，『道德經』說：「上善如水」。孔子的「仁」、老子的「道」、「無爲」，可說都提示了體驗「善」的方法。「善」是生存於複雜歷史社會的中國人所可以永遠依靠的；如果失去了它，人生的憑藉將完全崩潰；這是任何東西也難以取代的生活必需品。對中國人來說，善並不只是平面的倫理道德之勸誡語詞。它是中國人謀求社會生活時，視爲與生命同價、或比生命更可貴、而謹慎守護的中國人之「魂」。我著作這本書，就是想說明中國人的這種「靈魂」。

貫串於民衆宗教信仰深處的另一要素是「乩」。「乩」又名乩筆，是書面的神諭、神訓。民衆的宗教活動，對出現於「乩」上的神訓，寄以絕對的信賴。總之，中國民衆宗教的歷史特色，是民衆相信善意和乩示，然後加以護持。

當我住在北京時，我敬愛的知心朋友——白雲觀（全真道教總本山）住持安世霖師，是一壯年有爲的人物。他在憂患頻仍的戰後不久，也就是一九五一年左右，被觀內一部分道士們以私刑焚死。本書特別獻給安師的善魂，遙祈冥福。

本書原題『現代中國之諸宗教』並不合適。副題『民衆宗教之系譜』反而更能提示本書的內容。

目次

出版前言

作者簡介

原書序

第一章 中國人的宗教生活

第一節 中國人的宗教思想……………一

第二節 民間信仰的實態……………一五

第二章 民間宗教的歷史發展

第一節 民間宗教的形成……………三四

第二節 民間宗教的新發展……………四三

第三節 民間宗教的多樣化……………五八

第三章 民間宗教與經典

第一節 民間宗教的經典	八八
第二節 功過思想與功過格	一一〇
第三節 三寶卷與宗教結社	一四七
第四節 民間宗教的教主呂祖	一六九

第四章 現代中國的宗教結社

第一節 救世新教	一八九
第二節 世界紅卍字會道院	二二六

附錄

一、民間神佛誕生日一覽表	二七三
二、民間各種職業祖神表	二七九
三、參考文獻	二八三
四、中國道教研究文獻目錄（摘自「敦煌與中國道教」）	二九三

第一章 中國人的宗教生活

第一節 中國人的宗教思想

(一) 生存於相對的世界裏

佛、道兩教之關係：中國人的生活極爲「宗教化」，古時如此，至今仍然如此。中國人的宗教是佛教和道教，佛教起自西方印度，道教興於中國本土。早自西元一世紀左右起，中國人就積極地吸收外來的佛教，漸將佛教改變成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中國人巧妙地改編了佛教，重組了佛教的結構，將它納入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之中，賦予合理的地位。佛教之東漸，無論在宗教思想或宗教文化的任一方面，都給中國人帶來了飛躍的發展和充實，其影響之鉅，實在很難加以估量。

道教可謂之爲中國的民族宗教，是中國固有的宗教思想與民眾信仰、在佛教長期的影響之下而漸具規模的宗教。千百年來，佛、道二教彼此影響，盤根錯結，關係複雜。須知：佛教是持續不斷地入傳中國的，傳入的時間長達千餘年之久，因此乃逐漸融於中國文化之中而自成一格。這種逐漸融注的方式，可想而知，較諸流傳或攝取於一時者，當然大異其趣。佛教在中國，恰似在

一段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一事甫傳，尙未完全消化之前，忽又新傳一事，如此循序漸進，反覆不已。此種經驗凡一千年，就中國人而言，確是一部嘗盡了驚訝、迷惑、興趣與了解的精神史。不談別的，僅從文獻資料一項而言，中國人攝取了外來佛教的經典，直接形成了一部龐大的文化遺產，即漢譯「大藏經」。就此而論，道教自其初成之階段起，即備受佛教的影響，當然是在所難免了。另一方面，佛教在融和於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後，却又搖身一變，成爲道教的因素之一，重現於道教之中。道佛二教的關係既然如此密切，那末，若從背面去觀察佛教的千年傳入史，定能發現，這又恰爲道教的千年發展史。總之，當佛教思想剛由中國人吸收時，它還只是某種新知識而已，然而當它真正轉化成宗教思想而固定於生活之中時，它早就蛻變而爲道教思想了，至少可稱之爲道教思想之主流了。中國佛教特色如此，道教信仰特質如此，那麼，在一般中國人的眼裏，佛教究竟是什麼呢？其與道教之別又如何呢？

中國人信仰的兩面性：一個人，不分人前人後，永遠表裏一致，便是一個正人君子。相反的，表裏不一，人前一副面孔，人後又一副面孔的人，就絕對不是一個正人君子。此種論調真能成立嗎？在這世界上，真有表裏一致的人嗎？若果單純地遽作肯定的答覆，那就未免太過草率了。任何事物皆有其表裏，連一張白紙都不能例外，人當然也不能例外。其實，大凡有表有裏之人其言行必爲某種一定的原則所貫穿，故能分辨何者爲表、何者爲裏，只有那些明表裏而採取無表裏行動的人，才是真無表裏的人。

中國人確實很能體會表裏兩面的意義。任何人若無視於此種兩面性，就根本不夠資格來談論中國的思想與文化。就宗教而言，在一般情況之下，佛教實乃其表，道教則爲其裏。何需聲稱「一般……」呢？因爲只要視角一變，結論也往往會隨之逆轉。例如站在庶民大眾的角度來說，道教應是「活」的宗教，佛教則爲「死」的宗教。因爲「活」是人生之表，「死」是人生之裏，所以站在庶民大眾立場言之則道教反而爲表，佛教反而爲裏。須知所謂表裏，斷非一成不變，有時基準一移，它就跟着流動反轉。若以統治階級或知識分子爲基準時，佛教總歸是個表，道教總歸是個裏。拿一座屋子來做比喻，佛教似其大門，道教則恰爲廚房。一家人，沒有大門還可照樣生活下去，若是沒有廚房，則必定無法過日子。這一個例子，有便於瞭解中國人宗教信仰的微妙之處。當然，這裏所說的「佛教爲大門」及「道教爲廚房」，都只不過是就一般而論之，實則，道教之中也有位置於大門的部分，佛教之中也有走進了廚房的部分。因此，誰都可以從佛教一面倒的立場來討論中國人的宗教，當然也可以完全倒轉過來，從道教一面倒的立場，來說明中國人的宗教。只是，凡一面倒的解釋都自有其界限，若僅固守一個角度，當然無法綜覽中國人宗教的全貌而謂之已湊周全。

概觀史籍以察中國人之宗教史，我們定會發現任何朝代都有關於佛教的多種記載，反之，道教則並不如此惹眼。這是因爲佛教位於大門，難怪處處引人注意，道教藏身廚房裏，暴露廚房總非雅觀。如果惑於此種表面現象而眼花，誤以爲佛教才是中國人的宗教，道教何足以語之，那正

是大錯而特錯，完全誤辨了真象。

一個中國人在談到了他的宗教時，通常都會說，他所信仰的是佛教。這表示佛教實為中國人的「招牌宗教」，是通用於整個中國人社會的，是全中國人所共有的宗教。道教的情形則與此稍異，它緊貼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裏，且深入於地域社會之中。就此點觀之，道教實為一種「土俗宗教」。由於每一個不同的地域環境及生活環境裏，乃至不同的社會、經濟狀況及風俗習慣的每一個角落裏，都各有其適應環境與狀況的道教信仰，難怪道教信仰的內容是那麼地複雜而多歧，在此情況之下，道教當然不肯承認一個絕對者的存在。設若否定了釋尊的存在，佛教信仰必也隨之蕩然無存，然而道教裏就沒有這種絕對者。若欲勉強指出，中國人自己便是道教信仰賴以存在的絕對者。因此，無論道教在表面上採取何種宗教形態，只要中國人繼續存在，道教也就永遠不會消滅。所謂民族宗教，似乎都該具有類此性質吧。那麼，道教信仰的內容既然如此千差萬別却又何能總括而為一教呢？討論至此，難免令人生此疑竇。其實，中國本身就含有紛雜繁複的內容，龐大無比的人口，就在一個廣大的地上，成立一個國家社會。道教得以成立之因，與此同出一轍，道教內容之複雜，正是中國社會複雜的反映，絲毫也不足為怪。

再拿儒教這一個中國人的固有思想，來與道教信仰相比時，一樣可說，儒教是表，道教是裏。表是公的，而且是對外的；裏是私的，而且是對內的。可是，我們又不便於把儒教當做一種宗教來看待。何況，儒教還不斷地從事其中國方式的政治學研究，加深其「統治者之學」的色彩，

因此乃愈演愈無緣於宗教。佛教適時東傳，中國人積極地吸收這種新知識、這種新宗教，久而久之，佛教遂取儒教之地位而代之，成爲中國人的宗教。由於道教本身的性質使然。因此，無論在任何一個時代裏，它所擔任的幾乎全是後臺的角色。中國人非具有兩面性的生活便要覺得不自在，上述宗教間的關係，可說是中國人在宗教信仰上，很自然地流露出來的兩面性。

(一) 修善止惡

以善心爲根本：我們不能不承認，任何一種道德或宗教，在其所以能成立的根本之中，都含有善心的成分。換言之，善心也可稱之爲構成社會的基本要素。中國人在求善及勸善這方面，可說一向都很熱心，一向不甘後人。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這是「易經」上一個有名的句子，三歲童子也耳熟能詳。它告戒世人說，一個人，只要不斷地行善，必有預想不到的幸運來臨。反之，若是一味地行惡，定有無法避免的災禍臨頭。幾千年來，中國人深信此語而不疑，奉爲社會生活中的圭臬。如「孟子」的「性善」，「大學」的「止於至善」，全係以此「信善而不疑」的理念，做爲論說的立足點。

多數流通於中國民間的「勸善書」，卷頭第一頁，就會印有「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個字，「修善」和「勸善」實乃中國社會各階層之中，最普遍而且最基本的道德律。這種以善心爲最

高理想的道德律，才是中國人維持長久歷史、支撐複雜社會結構的唯一憑依。在那樣一個複雜的社會結構裏，及在悠久歷史中的變遷，如果未能相信人性之爲善，想必人們早已無處覓其究極的心理憑依而崩潰了。

太平道與抱朴子：西元一八四中平元年，張角麾下的太平教團黃巾之亂以正月爲期，動員教徒數十萬人，揭竿而起。在中國史上，這是第一次以民眾爲主體，而且最大規模的革命行動。據說，教主張角經常隨身携帶着一本經典，叫做「太平經」，夙以「善道」教化其民眾。現存「道藏」中，確有「太平經」一書，內容說的也確是「勸善止惡」，全書始終一貫。此書還有一個特徵，就是所舉的例子都很淺近，內容具體而易解。由此推知，所謂張角曾以「善道」教化信徒一事，看來是千真萬確的了。

西曆三二七建武元年，葛洪撰寫了一本「抱朴子」，對外公開「成仙」所需的修行方法。此書深具歷史性意義，對於中國人精神生活的開發貢獻良多。換言之，這是中國人在精神生活上的第一部革命性的書籍。書中談到如何才能成仙的注意事項時，葛洪特別強調下列幾點：

- 一、修行仙道，須保持無爲寂靜狀態，忘却自己身體。
- 二、修行仙道，連一條小蟲之類都要愛護牠，凡有生命之物都要憐愛牠，不可傷害牠。
- 三、修行仙道，勿食葷腥，不進五穀，藉以清腸。
- 四、修行仙道，須廣愛萬民，待人如己，無所差別。

書中說，除恪遵上列四點外，還要積極主動地去行善，然後才能成仙。願為地上神仙者，應積三百善，願為天上神仙者，就得積一千二百善。除規定善行數量外，「抱朴子」更進而規定，一切善行都必須是純善。同時規定，假設一個人已行了一千一百九十九善，偏偏就在這時犯了一惡，那麼，他過去所積的一切善行都會因此一惡而抵消，非得再自第一善從頭積起不可。別說三百善是個家家之數，規定內容如此嚴格，確也很難做到。從相當古老的時代起，中國人就使用類似於此的方法，依據積分制度來統計自己善惡兩方面道德行為，用以預測自己的吉凶禍福。至於其詳情如何，則留待後文「功過格」一項裏，再來加以說明。

真大道教徒守則與丘長春真人之教：金、元時代，中國華北黃河下游一帶地方，興起一種宗教結社，名為真大道教，深得民眾信仰。教主劉德仁一二三十一二八〇年曾釐訂了大略如下的九條規則，要求信徒遵行：

- 一、待人如己勿有差等，勿傷害別人，勿怨恨別人。
- 二、忠於君，孝於親，待人以誠，勿虛言，勿惡言。
- 三、宜有善良之心，勿有淫穢之心。
- 四、勿近權貴，貧賤不移，自力生活，戒除一切浪費。
- 五、勿賭，勿起盜心。
- 六、勿飲酒食葷，勿怨衣食之陋，凡事勿奢求。

七、常保心平氣和，勿驕勿傲，勿有私心，與人和睦。

八、切勿有恃而驕，須謙虛。

九、無不平之心者，得常保和平。量力而爲者永無欠失。

大約在同一時期裏，另有一種「全真教」興起，濟貧救苦，教化民眾，獲得相當成功。其第三代教主爲長春真人一二四八—二二二七年，深得元太祖成吉思汗信賴，曾賜「神仙」號。有一次，太祖問他長生不老之法，他所回答的話中，有下面的一段，大意是說：「學道的人，必須却除世人之所喜，不住人們喜歡住的地方，不求快樂，一心清淨，不求美食，以恬淡爲旨。因爲，人有執着之心時，善心就會受到蒙蔽。當一個人追求感官的慾望時，他的「氣」就會散失。「氣」是構成一個人的中心要素，氣散則有害身心，因此養氣最重要。積善行，勤修道，就能昇天爲神仙。積惡行，屢背道，就會入地下爲鬼。世人以淫慾飲食爲樂，其實這些都是苦。世人誤以僞爲真，誤以苦爲樂，此事實實在很悲哀。唯積善與修道，誰都可以爲神仙，這是千真萬確的。」

太平天國的規定：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元月十一日，洪秀全大舉興兵，邁向太平天國建設大道，須臾之間，席捲了華中與華南一帶，一八五三年十月，其北征大軍已逼近天津郊外。這一次太平天國的軍事行動，可謂開啓了近代中國的大門，富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至少在軍事行動初期，自上最高級的幹部，下至一兵一卒，都能個個嚴守紀律，才能在那麼短暫的日子裏，動員了那麼龐大的羣眾力量，獲得普遍的協助，得來驚人的成果。太平天國訂有各種規律，其中最重要的是「

天條十款」，其大意如下：

- 一、崇拜天父上主皇上帝（亦簡稱爲皇上帝）。
- 二、嚴禁拜邪神（皇上帝外的任何神都是邪神）。
- 三、不可妄稱天父上主皇上帝之聖名。
- 四、每七日禮拜天父上主皇上帝一次，頌贊其恩德。
- 五、孝順父母。
- 六、不可殺害或傷害任何人。
- 七、嚴戒邪惡、狡詐、淫亂行爲。
- 八、不盜不搶。
- 九、不虛言，不亂語。
- 十、勿起貪慾之心。

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子，都是在中國長遠的歷史之中，純以民眾爲主體而形成了轉變時代原動力的宗教運動。通常，當有一股足以震撼民心，進而扭轉歷史的巨大力量產生之際，便有訴諸人心本質的「勸善止惡」這種淳樸而簡易的倫理爲其根源，這是吾人所必須銘記的一項重要原理。

佛教戒律中，最基本且最普遍的戒律是「十善戒」，即：一、不殺生，二、不偷盜新云：不與取，